

文学外观下隐含的清代监察思想

——以三朝台规“奏疏”为视角

来鸣家

摘要 | 乾隆、道光、光绪三朝台规，卷首均有“奏疏”部分，且逐渐内容增加，辞藻华丽。在增加的内容中，主要是对台规的介绍，在形式上，全部采用了骈体文，并大量引用典故，使得这一政府公文极具文学色彩。而在极具文学色彩的历史人物典故背后，蕴含着清代官方的监察思想，其尤为突出，就是“尊君”式的进谏。而这一监察思想的形成，也基本是清代朝野的共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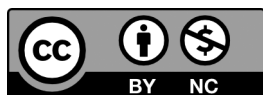
关键词 | 钦定台规；清代监察思想；政治文学

作者简介 | 来鸣家，中国政法大学21级法律史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法律史。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清代前后编修了四部台规，分别编修乾隆朝、嘉庆朝、道光朝和光绪朝。除嘉庆朝台规似仅湖南省社科院图书馆有馆藏以外，其余三朝台规均有影印出版物于市面流通。^[1]市面可见的三部台规，卷首均有“奏疏”部分，但内容结构差异十分明显。就表现出的趋势是：内容的增加与辞藻的华丽，并且这一趋势是合二为一的。增加的内容之华丽，主要表现为通篇的对仗，以及丰富的用典；而这些新增的华丽辞藻，也具有新的功能——介绍台规的内

容。而通过分析各种典故的选择和使用，可以反映出清代官方所主张的监察思想。

一、三朝台规奏疏的主要结构

三朝台规奏疏最为直观的变化就是内容的增加：乾隆朝台规之奏疏，在“序”之“台省箴”之后，共计264字（不计标点）；道光朝台规之奏疏，在全书之首，共计598字（不计标点）；光绪朝台

[1] 质量较好的有《四库未收书辑刊·第2辑·第26册》（北京出版社影印出版1997年版）与《中国监察制度文献辑要·第4、5册》（红旗出版社2007年版）收录的乾隆朝《钦定台规》，《故宫珍本丛刊》（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与《清代各部院则例》（全三编，香港蝠池书院出版社2004、2012、2013年版）收录的道光、光绪两朝《钦定台规》。

规之奏疏，与道光朝台规相同，也在全书之首，但字数增加到了644字（不计标点）。三朝台规奏疏内容的扩充，一目了然。

总体来看，台规奏疏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概

述此次台规的编修过程，二是介绍台规的主要内容，三是奏请皇帝批准实施。其中第三部分内容较少，且以赞颂之辞与公文套词为主，不作为分析重点，参见表1。

表1 奏疏结尾部分

乾隆朝台规	道光朝台规	光绪朝台规
依祈皇上训诲，俟下之日，臣衙门刊刻成书，存贮查阅。	伏祈皇言敷锡，圣谕权衡。幸荷照于天晖，俾昭垂于册府。修乃职，待乃事，统官守言责而奉成书；戒用休，董用威，期大法小廉而襄盛治。	得圣主而持衡，俾大法小廉，柱史有遵循之则；奉皇言以为极，庶拾遗补阙，宪垣无阙越之差。
为此谨奏。	臣等不胜待命之至。谨奏。	臣等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待命之至。谨奏。

（一）对台规编修的介绍

三朝台规奏疏均有这一部分内容，且结构基本一致，尤其是道光朝（122字）与光绪朝（123字）。而乾隆朝奏疏较之后两朝，内容更为详细（198字）——介绍了乾隆朝台规修订的前因后果。

据奏疏内容，乾隆朝台规的编修建议，是由山东道监察御史博尔和提出。这一提案又被交由吏部议，结果是吏部认为由于台规惯例由都察院自行刊

刻，而其内容较少，此事可以交都察院自行办理，不必“另行开馆纂辑”。乾隆帝予以批准。

这段记载简洁明了的概述了台规编修的启动背景。而对应之后的道光朝奏疏，仅言都御史“增辑台规”，便“奉旨依议钦此”；光绪朝奏疏更是没有提及台规编修的启动程序。这反映出，乾隆朝后，台规由都察院编修已成定制，不必再由吏部议覆，而是只需直接奏请皇帝批准即可。

表2 台规奏疏的编修

乾隆朝台规奏疏	道光朝台规奏疏	光绪朝台规奏疏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杭奕禄等谨奏：	都察院谨奏：	都察院谨奏：
为进呈台规，仰祈睿鉴事。	为增辑台规告成，恭呈御览，仰所钦定事。	为增辑台规告成，恭呈御览，仰祈钦定事。
查乾隆四年，山东道监察御史博尔和奏请增辑台规一事，经史部议覆：“都察院旧时台规原系自行刊刻，卷帙无多，毋庸另行开馆纂辑，应交与都察院堂官，将旧有台规如有现行条例应行增减之处，酌量编辑，刊刻存贮，以便查阅遵守”等因。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	窃臣衙门于道光六年二月内，经前任左都御史臣松筠等奏请增辑台规，奉旨依议钦此。	窃臣衙门于光绪九年八月内，经前任左都御史臣宗室延煦等，将增辑台规奏明在案。
臣等随派科道各员，将旧有台规与会典所载详参互校，自康熙五十一年以后所有钦奉上谕及议准条例，分类编入；其一切旧规，照会典例仍行备载。并将历代建立台省兴革原委，编辑附录，谨缮写二帙，进呈御览。	臣等随率同科道十二员，将旧有台规详加酌核，并参校会典，及细查各衙门送到例案。自嘉庆九年以后所有钦奉圣谕、上谕及议准各条，分类编辑厘为四十卷，缮写黄册，恭呈御览。	臣等随率同科道各员，将旧有台规详加酌核，并参校会典，及细查各衙门送到例案。自道光八年以后所有钦奉圣谕、上谕及议准各条，分类编辑，厘为四十二卷，缮写为黄册恭呈御览。

（二）对台规主要内容的介绍

在乾隆朝台规奏疏并无此部分，而是道光朝台规奏疏新增之内容（399字），并为光绪朝台规奏疏所继承（443字）。该部分全为骈体文格式，对仗工整；而到光绪台规，这一部分更是几乎一句一用典，辞藻进一步华丽。具体可参见本文“附录·光绪朝台规‘奏疏’校注”。

尽管这一部分辞藻华丽，但并非全是华而不实的赞颂之文，而是有的放矢，与台规中各门类、章节的内容相对应，其中道光朝奏疏最为契合，光绪朝奏疏稍逊之：如道光朝奏疏中“若夫职在敷陈，惩露章之不密；刑其审克，广风听以靡遗。修祀典而肆，朝仪礼严鹄序；正岁要而弊，吏治绩课乌台。”

一句中，“职在敷陈，惩露章之不密”可以较直观的对应台院之“陈奏”事；“刑其审克，广风听以靡遗”一句可较直观对应台院之“会审”“辨诉”职，“修祀典而肆，朝仪礼严鹄序”一句可较直观的对应台院之“典礼”职务，“正岁要而弊，吏治绩课乌台”一句可较直观的对应台院之“考绩”职务。而光绪朝奏疏对应的部分则为“是以遵周同之五听，如山执法；慕汉朝之三杰，投水陈谏。专席倪宽，议礼折五经博士；弹冠贡禹，考成符六典遗规。纠奸匿而白简霜凝，理冤滞而朱帷露撤。”只能通过“议礼”“考成”“理冤滞”等字眼，与台院之“典礼”“考绩”“会审”等职务联系。

这一部分的文字对应关系，参见表3。

表 3 台规主要内容的介绍

道光朝台规奏疏	光绪朝台规奏疏	对应的具体篇目
钦惟我皇上勤求治理，念切民依。	钦惟我皇上干图在握，鼎佐丕昌。	赞颂之词
励群司百职而庶绩其凝，合四海九州而下情毕达。	飭纪整纲，轶五帝三王而悉臻上理；扬清激浊，合九州四海而毕达下情。	
仰披章于乙夜，俯及尧询；时遣使于庚邮，慎兹棘听。		
	盖前代致太平，必自典章美备；而圣朝有成宪，每于简策昭垂。	
簪毫柱下，愧无备顾问之材；授简台端，诂独考题名之记。		
	爰以敕几省度之余，穆乎绳武绍庭之意。	
恭膺俞旨，戴绎前闻。		“御制”“圣谕”“上谕”部分
洪惟列圣之显谟钦，乃宪司之鉅任。	范宪司以矩矱，稽列圣之显承。	
尧文咨敬，两箴并曜于乾坤；羲画昭回，四字长悬于日月。	乌府两箴，着“公正”“通明”之训；鸾台四字，勒“都俞吁咈”之文。 锡纶帛而箴百官，采扬子云献美纳言之意；论史书而示万世，褒魏元成绳愆纠谬之诚。	
皇上寅承宝训，申诰大廷。	皇上释彝章而念典，思言路之宏开。	
意最防私，贵力持夫公是；政惟征实，屡垂诫夫空言。	鉴汉宋两朝党锢之可惩，远小人而亲君子；诏春秋二季礼仪之必备，察陪祀以儆旷官。	
允宜弁冕，夫全书有典有则；式奉丝纶，于亿载是训是行。	尧典、舜谟，宜冠七十二代宝书之册；义文、轩画，永垂亿千百年石室之箴。	
	是以遵周阿之五听，如山执法；慕汉朝之三杰，投水陈谏。	“宪纲·陈奏”“宪纲·会审”“宪纲·辨诉”
若夫职在敷陈，惩露章之不密；刑其审克，广风听以靡遗。		
修祀典而肆，朝仪礼严鹵序；正岁要而弊，吏治绩课乌台。	专席倪宽，议礼折五经博士；弹冠贡禹，考成符六典遗规。	“宪纲·典礼”“宪纲·考绩”
	纠奸匿而白简霜凝，理冤滞而朱帷露撤。	“宪纲·会审”“宪纲·辨诉”
皆当慎宪而省成，庶以整纲而饬纪。	必无欺乎幽暗，斯有补于圣明。	
	总纪得人，庶司勤职。	
緡六科之更制，爰补遗文；繫诸道之增员，各详分理。		“六科”“诸道”
至于官沿司隶，清辇毂以环巡；治佐考工，平道涂而砥属。	江充巡雉，畏直指之绣衣；桓典凭熊，避御街之驄马。	“五城”
以及九府颁藏之式，八旗教养之规。	乌挽迎乎三辅，蕉弹及于八旗。	“稽察·京通十六仓”“稽查·户部三库”“稽查·八旗”“稽查·宗人府等衙门”
帘分内外而纠核详，选别双单而身言验。	偕山涛以掌铨，随高锜而监试。	“稽查·考试”“稽查·铨选”
凡联常所有事，咸稽察所必周。		
暨夫考攻特于边圉，逐飞乌于通路。并邀简命，备列专条。		“巡察”
	须识建言，秩要非可素餐；既膺慎简，台班宜输丹悃。	
乃若枢垣停日值之班，漕节罢星言之驾，义关因革，悉类缀于终篇。事可会归更别，编为通例。	至于停枢垣之日直，罢漕院之星招，撤三边之马政，裁九府之参冠。因革源流，援四库别编之议；弛张网领，辑八门通例之文。	“巡察·漕粮”“巡察·游牧”“通例”
举八门之纲目，踵前规而重析标题；萃两纪之典章，倍旧帙而冀无罅漏。	虽搜纂以频年，敢谓恪勤将事；惟句稽于群籍，尚虞挂漏貽讥。	总括

在台规主要内容进行介绍时，道光朝奏疏与光绪朝奏疏都采取了极具文学色彩的骈体文格式。但又如前所述，道光朝奏疏的文学性，主要在于对仗，其每句的表达仍较为直观易懂；而光绪朝奏疏的文学性，又达到了新的水平——广泛且频繁的引用典故，几乎达到了一句一用典，以至令今人不免有晦涩难懂之感。那么现在就有个疑问，光绪朝台规奏疏的典故援引有何特点？其中可能蕴含了何种思想？这一问题将于下一节中进行详细分析。

二、文学外观下的监察思想表达——基于历史人物形象的分析

可以直接观察到的是，在光绪台规中，大量引赞了各位历史人物，明显是将其作为当今科道官员之表率。这些历史人物主要有“专席倪宽，议礼折五经博士；弹冠贡禹，考成符六典遗规。”“江充巡雉，畏直指之绣衣；桓典凭熊，避御街之驄马。”“偕山涛以掌铨，随高锜而监试。”而这些历史人物的

择选,就得玩味。

简而言之,引赞的这些历史人物,可以反映出清代的两种监察思想。

(1) 引赞倪宽、贡禹、山涛,似乎暗示科道官员对皇帝进谏时,应当慎重修辞方法与表达方式;在反映问题、提出意见的同时,避免对君主进行直接批判,并尽可能顺应君主的意图。概括而言就是“尊君”式的对皇帝进谏。

(2) 而引赞江充、桓典,则是直接告诫科道官员,对于皇帝之下的满汉权贵及其子弟,若有跋扈不法之行,则要严厉打击,不可稍有放纵。概括而言就是“酷吏”式的对官贵纠察。

(一) 倪宽、贡禹历史形象之分析

“专席倪宽,议礼折五经博士;弹冠贡禹,考成符六典遗规”一句中,引赞的是西汉的倪宽、贡禹。倪宽曾任武帝时期的侍御史、中大夫、御史大夫,贡禹曾任汉元帝时期的谏大夫、御史大夫,二人均以善于进谏而着于史书。

据《汉书》本传与《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倪宽“为人温良,有廉知自将,善属文,然儒于武,口弗能发明也”“推情与下,不求名声”,其主要事迹是为武帝“巡狩封禅之事”进行合法性、合理性论证,并因此升任御史大夫。当时通晓五经的博士褚大,与倪宽议论封禅诸事宜,褚大对倪宽之论心悦诚服,为台规奏疏中“议礼折五经博士”之典故。倪宽在御史大夫的九年期间,“以和良承意从容得久,然无有所匡谏”,而且导致下属官吏十分情实他,以至于“不为尽力”。综合《汉书》来看,倪宽并非“骨鲠之臣”,而是善于文辞,以引经据典的议论形式来表达个人见解的经义儒士,甚至有一些迎合皇帝的倾向;并且倪宽显非合格的监察长官,并不能有效维持监察系统的运转。

相较于倪宽,《汉书》除了“以明经洁行着闻”一句,以及在最后的赞论称之为“清节之士”之外,对贡禹的概括性的评价不多。但本传中记载了贡禹大量进谏疏文,可据此推断其进谏的风格。贡禹针对时政问题进谏时,并不直接当下的政策进行评论,而是先述论历史,辨析当下的问题的渊源——这就极大回避了对当下执政者责任的批判,避免了与君王的直接冲突,而且可以将现任

君主抬高到“改革弊政”“拨乱反正”的高度。再此之后,贡禹会进一步以对比的方式,以鲜明甚至惊悚地突出时弊的严峻性。最后贡禹会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以供参考,保证自己的讨论具有现实层面的可执行性。而且贡禹的奏疏中经常穿插儒家经典,作为自己强有力的论据,也就是奏疏所称赞的“考成符六典遗规”;而且其文风也十分谦卑,君臣之别十分明显,保证了皇帝阅读时的感官舒适度。以贡禹因“年岁不登,郡国多困”而上的奏疏为例:

贡禹先描绘了上古圣王勤俭节约,轻徭薄赋,进而以达到天下大治的理想蓝图,^[1]实际上这也是向君主提出了施政原则。然后贡禹肯定了高祖、孝文、孝景等汉初诸帝时期的“循古节俭”的举措,^[2]这实际上是将儒家的政治理想与汉初祖制进行了绑定融合,进一步强化了施政原则的正当性。

之后贡禹开始分析奢靡之风的蔓延原因,^[3]并明确指出这一时弊“其日久矣”,而且还进一步说明“承衰救乱,矫复古化,在于陛下”——不仅没有直接指责任任君主,反而将之抬高到“承衰救乱”的高度。

进行完理论层面的分析,贡禹马上将讨论回归到现实层面:首先他承认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在当下的环境下,“循古节俭”的理念也只能适度进行。^[4]之后贡禹针对若干国家层面的极端严重的

[1] 《汉书·贡禹传》:古者宫室有制,宫女不过九人,秣马不过八匹;墙涂而不雕,木摩而不刻,车舆器物皆不文画,苑囿不过数十里,与民共之;任贤使能,什一而税,亡它赋敛繇戍之役,使民岁不过三日,千里之内自给,千里之外各置贡职而已。故天下家给人足,颂声并作。

[2] 《汉书·贡禹传》: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节俭,宫女不过十馀,厩马百馀匹。孝文皇帝衣赀履革,器亡雕文金银之饰。

[3] 《汉书·贡禹传》: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盛,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舄刀剑乱于主上,主上时临朝入庙,众人不能别异,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犹鲁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诸侯,诸侯僭天子,天子过天道,其日久矣。

[4] 《汉书·贡禹传》:臣愚以为尽如太古难,宜少放古以自节焉。《论语》曰:“君子乐节礼乐。”方今宫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余尽可减损。

铺张奢靡问题予以批判,建议予以调整;^[1]同时贡禹还针对一些自己亲身经历的奢靡铺张问题予以提出,建议一并予以治理。^[2]贡禹所举的这两类事例,恰好对应了“风闻”与“实见”两类。在列举上层的奢靡同时,贡禹还描绘了底层的困苦,通过鲜明的对比,突出了治理奢靡之风的重要性与紧迫性。^[3]之后贡禹运用同样的模式分析讨论了权贵阶层过度蓄奴的问题:先分析历史遗留的积弊,^[4]并将责任归结为“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然后再以对比的修辞手法指出当下面临的严峻问题。^[5]后续贡禹给出了具体改革方案,作为将来执行时的参考。^[6]

在结尾部分,贡禹的论述重新回归到理论高度,指出前述改革的重要意义;^[7]并且在最后,以十分谦卑的文辞,恳请皇帝采纳自己的建议。^[8]

综上所述,倪宽与贡禹尽管以善谏而被载入史册,但均非“骨鲠之臣”,尤其是倪宽,甚至在御史大夫任上有“渎职”之嫌。而与倪、贡同时代的,不乏“骨鲠”与“强谏”闻名的直臣,如汲黯、薛广德。

(二) 未被引赞的汲黯、薛广德历史形象之分析

汲黯曾任武帝时期的谒者、中大夫等职,与倪宽、贡禹的前期履历有一定重合,但汲黯的性格与二人截然不同,《汉书》本传载其“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为中大夫之时“以数切谏,不得久留内”,而被外放到东海郡为太守。汲黯之刚直,以至于常常与武帝直接发生冲突。武帝尊儒,试图将儒家学说作为治理的理论支撑,但汲黯直接批判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直接引得武帝大怒而罢朝;又因为汲黯的刚直,朝臣也与之不善,有人趁势向武帝责劾,被汲黯强硬回应“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谊宓?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也正是由于汲黯如此的性格与进谏方式,使得他尽管被时人所重,^[9]但很难被武帝真正重用,以至于最终被外放地方。^[10]

总之,台规奏疏中“不言汲黯,引赞倪贡”的原因或是综合性的:如汲黯崇尚黄老之学,倪、贡

[1] 《汉书·贡禹传》: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钜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厩马食粟将万匹。

[2] 《汉书·贡禹传》:臣禹尝从之东宫,见赐杯案,尽文画金银饰,非当所以赐食臣下也。东宫之费亦不可胜计。

[3] 《汉书·贡禹传》:天下之民所为大饥饿死者,是也。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人至相食,而厩马食粟,苦其大肥,气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于天,为民父母,固当若此乎!天不见邪?

[4] 《汉书·贡禹传》: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妄多臧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瘞臧之,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大失礼,逆天心,又未必称武帝意也。昭帝晏驾,光复行之。至孝宣皇帝时,陛下乌有所言,群臣亦随故事,甚可痛也!

[5] 《汉书·贡禹传》: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过度,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及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其过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

[6] 《汉书·贡禹传》:唯陛下深察古道,从其俭者,大减损乘舆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产多少有命,审察后宫,择其贤者留二十人,余悉归之。及诸陵园女亡子者,宜悉遣。独杜陵宫人数百,诚可哀怜也。厩马可亡过数十匹。独舍长安城南苑地以为田猎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复其田,以与贫民。

[7] 《汉书·贡禹传》:方今天下饥谨,可亡大自损减以救之,称天意乎?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故《诗》曰:“天难谌斯,不易惟王;”“上帝临女,毋贰尔心。”“当仁不让”,独可以圣心参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与臣下议也。

[8] 《汉书·贡禹传》:若其阿意顺指,随君上下,臣禹不胜拳拳,不敢不尽愚心。

[9] 《汉书·汲黯传》载“大将军闻,愈贤黯,数请问以朝廷所疑,遇黯加于平日。”“淮南王谋反,悼黯,曰:‘黯好直谏,守节死义;至说公孙弘等,如发蒙耳。’”等。

[10] 《汉书·汲黯传》载“黯以诸侯相秩居淮阳,居淮阳十岁而卒。”

均以儒士出身,后者武帝以来二千余年的“尊儒”政治传统更为契合;又或因汲黯仕途止步九卿,而倪贡均官至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二者的政治地位不可等量齐观……但是,汲黯与倪贡在履行向君主进谏职责时的迥乎不同的风格与方法,可能更是清人关注的重点——对于臣子向君主的进谏,清人更为认同倪、贡二人“尊君”的方式方法,而不认同汲黯“犯君”式的方式方法。“尊君”的具体表现为:通过各种修辞方法,在反映问题、提出意见的同时,避免对君主进行直接批判,并尽可能顺应君主的意图。

薛广德是贡禹御史大夫职务的继任者。而贡禹与薛广德同在御史大夫任上但截然不同的行事风格,更能突出上述分析。

《汉书·薛广德传》载:薛广德为御史大夫后,性情从之前的“温雅有酝藉”转变为直言谏争。就在任职的当年秋天,汉元帝酎祭宗庙后从便门出离,一时兴起想乘船过河。此时薛广德拦住皇帝车马,摘帽叩首,表述皇帝应当乘车从桥上通过。而元帝不愿理会,只是示意其佩戴好帽子。但薛广德及其强硬,表示若元帝不听从自己的劝告,自己就以死相逼。元帝甚是不悦,场面一度陷入僵持。此时负责给皇帝车驾开道的光禄大夫张猛赶忙上前圆场,称“臣闻主圣臣直”,又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表示薛广德的进言是出于担心皇帝的安危,值得听取。听闻张猛的发言,元帝不无委屈的表示,“晓人不当如是邪?”——人臣应当想张猛一样劝谏君主啊!于是同意了从桥上通过的建议。可见薛广德尽管完全出于好心,但由于过于激烈的劝谏方式,反而激发了元帝情绪上的强烈反感,致使场面一度僵持,甚至有失控的风险,所幸有另一位大臣张猛的及时打圆场,才及时化解。而同样是汉元帝御史大夫的贡禹,其进谏效果大相径庭。^[1]可见进谏修辞与方式的差异,对于进谏效果重要的影响。以现代反封建的视角观之,似乎敢于与皇权直接对抗的薛广德更值得尊敬,但是回归到提案的有效性上,无疑贡禹的方式方法是更为可取的。

(三) 山涛历史形象之分析

与上文分析相类似的,就是“偕山涛以掌铨”

一句。此句引赞的是魏晋时期的山涛,而《晋书·山涛传》记载“涛再居选职十有馀年,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后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而这一记述与倪宽“为御史大夫,以称意任职,故久无有所匡谏于上”似异曲同工。

另外山涛还有一处值得琢磨的“清廉”事迹:时陈郡袁毅曾担任鬲令一职,期间大肆贿赂公卿,以为求得虚誉,其中袁毅也向山涛贿赂“丝百斤”。山涛本性清廉,但由于当时“社会的委靡与政治的腐败同时并进,有能力的人都采取及时行乐主义而癫狂般地享用”以至于“内部腐化破裂到不可收拾的时候”,^[2]因而山涛也无意与世俗相悖,因而接受了袁毅的贿赂;但也并未挥霍使用,而是封藏于阁中。待袁毅事败而被廷尉收监,以往行贿之事被公开后,山涛便将所受之贿赂全部移交官府,百斤之丝“积年尘埃,印封如初”。

由此可见山涛只能做到个人层面的清廉,并无直面对抗体制内系统腐败的勇气与志向。而山涛被台规奏疏所引赞,似乎也是清人有意无意间透露出的对于科道官员职业伦理道德要求——独善其身即可,不强求其直接去对抗、变革体制问题。

(四) 江充、桓典历史形象之分析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奏疏也并未把都察院完全期待成“一团和气”的“好好先生”,或者说上述要求只针对臣下向君上的进谏,而都察院对于皇帝以下臣子们的纠察,则不必如此客气,反而是鼓励科道官员以雷厉风行的铁腕手段予以履行。反映这一观念的即“江充巡雉,畏直指之绣衣;桓典凭熊,

[1]《汉书·贡禹传》载“时年岁不登,郡国多困,禹奏言”,结果“天子纳善其忠,乃下诏令太仆减食谷马,水衡减食肉兽,省宜春下苑以与贫民,又罢角抵诸戏及齐三服官。迁禹为光禄大夫”;元帝又从议,始令“民产子七岁乃出口钱”;“又罢上林宫馆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宫卫卒,减诸侯王庙卫卒省其半”;即便对于未采纳的建议,元帝也“嘉其质直之意”。

[2]雷海宗:《中国史纲要》,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6页。

避御街之驄马”一句，而本句引赞的是西汉的江充与东汉的桓典。

江充为邯郸人，其妹为赵太子之妃嫔，并因此成为赵王宾客，以告讐并最终扳倒赵太子刘丹而崛起于汉廷，并成为武帝宠臣。后因出使匈奴有功，被拜为直指绣衣使者，职责是“督三辅盗贼，禁察逾侈”。而江充在履职上也“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对于奢靡僭越的贵戚强力弹压，甚至连馆陶长公主、太子刘据等武帝近亲均不能避免，以至于“贵戚子弟惶恐”“威震京师”吗，得到武帝“人臣当如是矣”的称赞。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江充作为以告讐起家的武帝佞幸，并非一以贯之的奉法不阿：江充调任负责国家财政的水衡都尉^[1]后，为宗族亲故大开方便之门，以至最后被坐法免官；最后江充在“巫蛊大案”中，担忧武帝去世后遭到太子等人的报复，以至于设法构陷太子，最终引得太子反弹而诛杀江充。而武帝在“巫蛊之祸”后，进一步夷灭了江充三族，彻底坐实了江充奸邪之名。总之江充并非是有何崇高理想，而只是一个单纯的利己主义者，不论其奉法不阿、弹压亲贵也好，亦或是徇私枉法、栽赃陷害也罢，都只是以维护自己的权势。

江充这种毁誉参半，甚至基本以负面评价为主的历史人物，之所以能够被台规奏疏所引赞并作为模范，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其在治理京师时不避权贵，敢于铁腕弹压。由于契合了清人对于科道官员治理京师的期望，使得清人不惜一改传统观念中对于江充的负面评价，而是重点突出了江充在担任“直指绣衣使者”的有限时段内，客观上起到的整肃畿辅社会秩序、震慑京师权贵的政绩，作为科道官员治理畿辅的模范与表率。

与江充并列的桓典亦是：桓典为经学大师桓荣五世孙、顺帝太傅桓焉之孙，灵帝时期任侍御史一职长达七年，期间宦官秉权，权倾一时，但任职侍御史的桓典“执政无所回避”，“京师畏惮”。而奏疏之后“当挽迎乎三辅，蕉弹及于八旗”，也是进一步点明，科道官员在负责京畿治理时，面对满汉权贵及其子弟有跋扈不法行径时，则应当严厉纠劾，强力弹压。奏疏对科道的这一期待与要求，与之前对科道官员向皇帝进谏时的期待与要求大相径庭。

三、小结——简析清人“尊君”式进谏的监察思想

台院官员要对其他官僚贵族严苛纠察，如古之酷吏——这一监察思想是自然而然的。毕竟这就是设立监察机关的初衷。而在一般理解中，似乎能直言进谏的“骨鲠铮臣”更应得到提倡——至少是在宣传层面。但清人却明确主张“尊君”式的进谏，不提倡甚至反对骨鲠铮臣“犯君”式的进谏，原因何在？

似乎奏疏的后文给出了解释：进谏是为了纠正时弊，肃清冤抑，即奏疏所谓的“纠奸匿而白简霜凝，理冤滞而朱帷露撤”，是为了保证皇帝及时了解朝野实情，即奏疏所谓“必无欺乎幽暗，斯有补于圣明”，并最终保证官僚机构的高效运转，进而实现良好的国家治理，即奏疏所谓“总纪得人，庶司勤职”。

而在传统政体之下，国家决策的做出与实施，十分仰赖皇帝个人的意志，因此作为没有实际执行权限的科道官员，若希望皇帝听取自身提议，进而改革时弊，第一步就是得做到皇帝愿意听取科道的进谏，至少不能因为情绪上的反感而被皇帝一票否决。因此进谏之时的修辞与表达方式，就应当十分讲究，至少不能激起皇帝的情绪反感而导致进谏失败，甚至使得皇帝对于个别臣子的情绪，而“投射”“置换”到所提出的改革措施之上，这样不仅是一次无效的进谏，甚至可能阻碍后续的政策调整进程。可见在清人的观念中，相较于进谏的社会影响，进谏的实际效果更为重要。

另外，在清代著名文学作品《红楼梦》中，作者也借贾宝玉之口，表达了对于臣子应如何向君主进谏的看法：

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须眉浊物只听见“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的名节，便

[1] 水衡都尉：《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有五丞。属官有上林、均输、御羞、禁圃、辑濯、钟官、技巧、六厩、辩铜九官令丞。又衡官、水司空、都水、农仓，又甘泉上林、都水七官长丞皆属焉。上林有八丞十二尉，均输四丞，御羞两丞，都水三丞，禁圃两尉，甘泉上林四丞。”又《汉书·食货志下》载“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

只管胡闹起来。那里知道有昏君方有死谏之臣，只顾他邀名，猛拚一死，将来置君父于何地？必定有刀兵，方有死战，他只顾图汗马之功，猛拚一死，将来弃国于何地？^[1]

巧合的是，与《红楼梦》成书、流行同时期的雍正、乾隆年间，朝廷也颁布了一些列与之类似的上谕，并且为台规所收录，如：“夫条奏者，原欲上以匡君，下以泽民，非为臣子沽名之具也”（光绪台规例 0023，雍正三年定例），“动以直言敢之美誉使激皇上之怒，皇上必秉公执法置之重典，令皇上有杀言官之名，其心衡甚为狡狴”（光绪台规例 0026，雍正四年定例），“科道等之密奏，并无直言规谏及有益于吏治民生之处，而沽名邀誉之习仍然未除”（光绪台规例 0028，雍正四年定例），“言官以进言为职，岂容以国家之事沽一己之名”“夫以朝廷耳目之官，视国家之政治如陌路，而又欲以进谏之美誉归之于己，以不能纳谏之名归之于君上，忍心害理，莫此为甚”（光绪台规例 0030，雍正七年定例），“借朕所颁谕旨，以博敢言之名，而行其假公济私之实”（光绪台规例 0045，乾隆十一年定例），“明季言官陋习，专务摭拾浮文，阳博建言之名，阴行箝制之计”（光绪台规例 0063，乾隆二十九年定例）等。

可见，“尊君”式的进谏观念的确立，并非只是清代专制皇权鼎盛时期的消极产物，也是两千余年来，传统官僚制发展总结的经验，并基本成为朝野的共识。

并且这一“尊君”式进谏观或在台规中可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就是科道官员不得妄自“诋訕”大臣，理由就是“中外大臣皆经朕简用，苟其事不干大戾，即朕亦不遽加以斥咎。御史虽

欲自着风力，肆为诋訕可乎？”（光绪台规例 0060、0167）

附录：三朝台规“奏疏”

乾隆朝台规“序”

（台省箴）^[2]

《臺省箴》以儆言事諸臣。箴曰：

臺省之設，言責斯專。寄以耳目，寧取具員。通明無滯，公正無偏。黨援宜化，畛域^[3]宜捐。洞達政體，斯曰能賢。古昔諍臣，風規凜然。訂謨讜論，垂光簡編。朕每覽繹，如鑒在懸。居是官者，表裏方直。精白乃心，充廣其識。國計民生，臧否黜陟。凡所敷陳，敬將惴惴。風霜之任，以懲奸匿。搏擊之威，以儆貪墨。毋撫細務，苟塞言職。毋紛成憲，妄逞胸臆。書思入告，當亡^[4]對揚^[5]。沽名匪正，營私孔傷。或藏嫌怨，謬為雌黃。受人指囁，尤為不臧。形諸奏牘，有玷皂囊^[6]。職司獻替^[7]，亟宜審詳。敬爾在公，風紀巖廊^[8]。詞箴用勛，誕告^[9]聯常。（奏疏）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杭奕祿等謹奏：

為進呈臺規，仰祈睿鑒事。

查乾隆四年，山東道監察御史博爾和奏請增輯臺規一事，經吏部議覆：“都察院舊時臺規原係自行刊刻，卷帙無多，毋庸另行開館纂輯，應交與都察院堂官，將舊有臺規如有現行條例應行增減之處，酌量編輯，刊刻存貯，以便查閱遵守”等因，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

臣等隨派科道各員，將舊有臺規與會典所載詳參互校，自康熙五十一年以後所有欽奉上諭及議准條例，分類編入；其一切舊規，照會典例仍行備載。

[1] 《红楼梦·第三十六回》“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2] 参见《圣祖实录·卷一百九十八》康熙三十九年四月辛未（八日）上谕。

[3] 畛域：界限、范围，由宗派情绪产生的偏见、成见。

[4] 亡：久立。同“伫”。

[5] 对扬：面君奏对。

[6] 皂囊：黑绸口袋，指密封的奏章。汉制，群臣上章奏，如事涉秘密，则以皂囊封之。

[7] 献替：献：进；替：废。指劝善归过，提出兴革的建议。

[8] 岩廊：亦作“岩郎”，本高峻的廊庑，借指朝廷。

[9] 诞告：广泛告知。

並將歷代建立臺省興革原委，□（編）輯附錄，謹繕寫二帙，進呈御覽。

依祈皇上訓誨，俟下之日，臣衙門刊刻成書，存貯查閱。為此謹奏。

乾隆八年十二月初十日奏。本日奉旨留覽。十二日奉旨“知道了。欽此。”

道光朝台规“奏疏”

都察院謹奏：

為增輯臺規告成，恭呈御覽，仰所欽定事。

竊臣衙門於道光六年二月內，經前任左都御史臣松筠等奏請增輯臺規，奉旨依議欽此。臣等隨率同科道十二員，將舊有臺規詳加酌覈，最並參校會典，及細查各衙門送到例案。自嘉九年以後所有欽奉聖諭、上諭及議准各條，分類編輯釐為四十卷，繕寫黃冊，恭呈御覽。

欽惟我皇上勤求治理，念切民依。

勵群司百職而庶績其凝，合四海九州而下情畢達。

仰披章於乙夜，俯及堯詢；時遣使於庚郵，慎茲棘聽。

簪毫柱下，愧無備顧問之材；授簡臺端，詎獨考題名之記。

恭膺俞旨，戴繹前聞。

洪惟列聖之顯謨欽，乃憲司之鉅任。

堯文咨敬，兩箴並曜於乾坤；義畫昭回，四字長懸於日月。

皇上寅承寶訓，申誥大延。

意最防私，貴力持夫公是；政惟徵實，屢垂誠夫空言。

允宜弁冕，夫全書有典有則；式奉絲綸，於億載是訓是行。

若夫職在敷陳，懲露章之不密；刑其審克，廣風聽以靡遺。

修祀典而肄，朝儀禮嚴鵠序；正歲要而弊，吏治績課烏臺。

皆當慎憲而省成，庶以整綱而飭紀。

緬六科之更制，爰補遺文；繫諸道之增員，各詳分理。

至於官沿司隸，清輦轂以環巡；治佐考工，平道塗而砥屬。

以及九府頒藏之式，八旗教養之規。

簾分內外而糾覈詳，選別雙單而身言驗。

凡聯常所有事，咸稽察所必周。

暨夫考攻特於邊圉，逐飛芻於通潞。並邀簡命，備列專條。

乃若樞垣停日值之班，漕節罷星言之駕，義關因革，悉類綴於終篇。事可會歸更別，編為通例。

舉八門之綱目，踵前規而重析標題；萃兩紀之典章，倍舊帙而冀無罣漏。

伏祈皇言敷錫，聖諭權衡。幸荷照於天暉，俾昭垂於冊府。

修乃職，待乃事，統官守言責而奉成書；戒用休，董用威，期大法小廉而襄盛治。

臣等不勝待命之至，謹奏。

道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光绪朝台规“奏疏”校注

都察院謹奏：

為增輯臺規告成，恭呈御覽，仰祈欽定事。

竊臣衙門於光緒九年八月內，經前任左都御史臣宗室^[1]延煦等，將增輯臺規奏明在案。臣等隨率同科道各員，將舊有臺規詳加酌覈，並參校會典，及細查各衙門送到例案。自道光八年以後所有欽奉聖諭、上諭及議准各條，分類編輯，釐為四十二卷，繕寫為黃冊恭呈御覽。

欽惟我皇上乾圖在握，鼎佐丕昌。

飭紀整綱，軼五帝三王而悉臻上理；揚清激濁，合九州四海而畢達下情。

蓋前代致太平，必自典章美備；而聖朝有成憲，每於簡策昭垂。

爰以敕幾省度之餘，穆乎繩武紹庭之意。^[2]

範憲司以矩矱^[3]，稽列聖之顯承。

[1] 宗室：清制，奉努尔哈赤的父亲显祖塔克世为大宗，称其直系子孙为宗室；对其伯叔兄弟的旁支子孙，则称为觉罗，因以系红色带为标志，故亦称“红带子”。

[2] 敕，处理；几，事物，这个意思又写作“机”。“敕几”即皇上处理政务。穆，敬也。绳武，语出《诗经·大雅·下武》：“昭兹来许，绳其祖武。”绳，继承。武，足迹。绍庭：语出《诗经·周颂·访落》：“绍庭上下，陟降厥家。”

[3] 矩矱：本指画直角或方形的曲尺，比喻规矩、法度、典范、法式。

烏府^[1]兩箴^[2]，著“公正”“通明”之訓^[3]；
鸞臺^[4]四字，勒“都兪籲咈”之文^[5]。

錫綸緋^[6]而箴百官，采揚子雲獻美納言之意^[7]；
論史書而示萬世，褒^[8]魏元成^[9]繩愆糾謬之誠。

皇上釋彝章^[10]而念典，思言路之宏開。

鑒漢宋兩朝黨錮之可懲^[11]，遠小人而親君子；
詔春秋二季禮儀^[12]之必備，察陪祀以儆曠官。

堯典、舜謨，^[13]宜冠七十二代寶書^[14]之冊；
義文、軒畫，^[15]永垂億千百年石室^[16]之箴。

是以遵周罔之五聽^[17]，如山執法；慕漢朝之
三傑，投水陳謨^[18]。^[19]

專席^[20]倪寬^[21]，議禮折五經博士；^[22]彈冠
貢禹，^[23]考成符六典^[24]遺規。^[25]

糾奸匿而白簡^[26]霜凝，理冤滯而朱帷^[27]

[1] 烏府：《汉书·朱博传》：“是时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后因称御史府为“乌府”。

[2] 两箴：指康熙帝御制的“台省箴”（台规0001条）与嘉庆帝御制的“都察院箴”（台规0003条）。

[3] 指康熙帝御制的“台省箴”中“通明无滞，公正无偏”一句。

[4] 鸾台：唐时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改“门下省”名为“鸾台”。神龙元年（705年）复原名，故此鸾台又为门下省的别名。门下省的主要官职有给事中，清雍正年间归并入都察院。

[5] 参见台规0002事例。

[6] 纶緋：此处代指官职。纶（纶），古代官吏系印用的青丝带；緋（緋），通“绂”，系印章或佩玉的丝带，代指官印。

[7] 西汉时期，杨雄先后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劝谏成帝节俭。

[8] 褒：褒。

[9] 魏元成：即魏征（征），字符成。

[10] 彝章：常典；旧典。

[11] 东汉桓帝、汉灵帝先后有两次“党锢之祸”，北宋有元祐党争，南宋宁宗有“庆元党禁”。

[12] 春秋二季礼仪：代指国家历年的祭祀活动。

[13] 尧典、舜谟：此为《尚书》中的篇章。

[14] 七十二代宝书：指上古三代以来历代圣王的诏书（《尚书》）。两汉时期，传说继承舜、禹，崇尚生前死后的称号而封禅的，有七十二位君王。如司马相如《封禅文》中有“伊上古之初肇，自颢穹生民。历选列辟，以迄乎秦。率迓者踵武，听逝者风声。纷轮威蕤，堙灭而不称者，不可胜数也。继昭夏，崇号谥，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

[15] 义文、轩画：指台规卷一的“圣制”部分。

[16] 石室：此处指古代藏图书档案处。

[17] “罔”字义不明，或指《尚书·周书》“罔命”篇。五听：指《周礼·秋官司寇》中记载的官吏在审理案件时观察当事人心理活动的5种方法：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

[18] 陈谟：陈献谋画。

[19] 此句或出自《唐中宗授杨再思检校左台大夫制》，中有“投水陈谟，迈汉朝之三杰”一句。

[20] 专席：《东汉观纪·卷九·宣秉》载：宣秉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特诏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尚书令会同并专席而坐，故京师号曰“三独坐”。

[21] 倪宽，又做“儿宽”（颜师古注：儿，音五奚反），《汉书》有其传。

[22] “议礼折五经博士”事为《汉书·倪宽传》载：初梁相褚大通五经，为博士，时宽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征褚大，大自以为得御史大夫。至洛阳，闻儿宽为之，褚大笑。及至，与宽议封禅于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诚知人。”

[23] 弹冠：整理帽冠，比喻准备出仕做官。《汉书·王吉传》载：吉与贡禹为友，世称“王阳在位，贡公弹冠。”言其取舍同也。又《汉书·贡禹传》载：以明经洁行着闻，征为博士，凉州刺史，病去官。复举贤良为河南令。岁馀，以职事为府官所责，免冠谢。禹曰：“冠壹免，安复可冠也！”遂去官。

[24] 六典：周代辅佐帝王治理邦国的六种法典。即治典、礼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周礼·天官·大宰》：“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

[25] 《汉书·贡禹传》载：自禹在位，数言得失，书数十上。

[26] 白简：弹劾的奏章。《晋书·傅玄传》载：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简，整簪带，踈踊不寐，坐而待旦。

[27] 朱帷：红色帐幔。

露撤。^[1]

必無欺乎幽暗，斯有補於聖明。

總紀得人，庶司勤職。

江充巡雉，畏直指之繡衣；^[2] 桓典憑熊^[3]，
避御街之驄馬。^[4]

芻挽^[5]迎乎三輔^[6]，蕉彈^[7]及於八旗。

偕山濤以掌銓^[8]，^[9] 隨高錯而監試。^[10]

須識建言，秩要非可素餐；既膺慎簡^[11]，臺班^[12]
宜輸丹悃^[13]。

至於停樞垣^[14]之日直，罷漕院之星軺^[15]，^[16]

撤三邊^[17]之馬政，^[18] 裁九府之豸冠^[19]。因革源流，援四庫別編之議；弛張網領，輯八門通例之文。

雖搜纂以頻年，敢謂恪勤將事；惟句稽^[20]於群籍，尚虞挂漏貽譏。

得聖主而持衡，俾大法小廉^[21]，柱史^[22]有遵循之則；奉皇言以爲極，庶拾遺補闕，憲垣^[23]無隕越^[24]之差。

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待命之至。謹奏。

光緒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具奏。奉旨：“知道了。欽此。”

[1] 此句或出自《苏王同授右台大夫制》（载于《太平御览·职官二十三 御史大夫》），中有“朱幡雾撤，初停州县之劳；白简霜凝，宜屏权豪之气”一句。

[2] 《汉书·江充传》中有载：上以充为谒者，使匈奴还，拜为直指绣衣使者，督三辅盗贼，禁察逾侈。贵戚近臣多奢僭，充皆举劾，奏请没人车马，令身待北军击匈奴。奏可。充即移书光禄勋中黄门，逮名近臣侍中诸当诣北军者，移劾门卫，禁止无令得出入宫殿。于是贵戚子弟惶恐，皆见上叩头求哀，愿得入钱赎罪。上许之，令各以秩次输钱北军，凡数千万。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

[3] 凭熊：借指地方长官。古时地方长官乘坐横轼作熊形的车，故称。

[4] 《后汉书·桓荣传》载桓荣五世孙桓典事迹：辟司徒袁隗府，举高第，拜侍御史。是时宦官秉权，典执政无所回避。常乘驄马，京师畏惮，为之语曰：“行行且止，避驄马御史。”

[5] 芻挽：即“飞芻挽粟”，飞：形容极快；芻：饲料；挽：拉车或船；粟：小米，泛指粮食。指迅速运送粮草。

[6] 三辅：汉代治理京畿地区的三个职官，即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后亦指京师附近之地。

[7] 蕉弹：弹，劾也，如日“弹参”。南朝梁沈约有“修竹弹甘蔗”文（参见《艺文类聚·卷八十七 果部下·芭蕉》），此文或作于沈约担任南朝齐御史中丞时，为是南朝时期十分标准规范的弹文，其中修竹为监察官吏，甘蔗为被弹劾者。

[8] 銓：古代称量才授官，选拔官吏。

[9] 《晋书·山涛传》载：“（山涛）出为冀州刺史，加宁远将军。冀州俗薄，无相推毂。涛甄拔隐屈，搜访贤才，旌命三十余人，皆显名当时。人怀慕尚，风俗颇革。”又载“涛再居选职十有馀年，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后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举首，众情不察，以涛轻重任意。或潜之于帝，故帝手诏戒涛曰：‘夫用人惟才，不遗疏远单贱，天下便化矣。’而涛行之自若，一年之后众情乃寢。涛所奏甄拔人物，各为题目，时称《山公启事》。”

[10] 《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二·高锴传》载：以锴为礼部侍郎。凡掌贡部三年，每岁登第者四十人。三年，榜出后，敕曰：“进士每岁四十人，其数过多，则乖精选。官途填委，要窒其源，宜改每年限放三十人，如不登其数，亦听。”然锴选擢虽多，颇得实才，抑豪华，擢孤进，至今称之。

[11] 慎简：谨慎简选。

[12] 台班：指都察院各级属官。

[13] 丹悃：赤诚的心。悃：音同“捆”。

[14] 枢垣：政府的中枢机构。清代指称军机处。

[15] 星軺：古代称皇帝使者为“星使”，因称使者所乘车为“星軺”。亦为使者的代称。軺，音同“窑”。

[16] 参见卷“巡察一 漕粮（卷三十六）”。

[17] 三边：泛指边境，边疆。

[18] 参见卷“巡察三 游牧（卷三十八）”。

[19] 豸冠：即“獬豸冠”。古代执法官戴的帽子。

[20] 句稽：查考；覈算。

[21] 大法小廉：大臣尽忠，小臣尽职。《礼记·礼运》：“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

[22] 柱史：即“柱下史”。周秦官名，即汉以后的御史。因其常侍立殿柱之下，故名。

[23] 宪垣：即指都察院。

[24] 隕越：比喻失职。